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目錄

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築郟大無麥禾減孫辰告糴于齊齊新延廐
初稅畝蠲生饑太有年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郟大鼎于宋戊
納于太廟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鄭伐許鄭伯伐許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築郎囿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荆伐鄭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晉人執虞公

衛人立晉

二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

于婁林

齊侯襲莒

卷之二十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邾人盟

于惡曹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春秋紀事本末
秦伐晉秋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人鄭人入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及晉虜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晉士穀盟于垂隴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救鄭楚子使樹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考仲子之官築王姬之館于外

會于蕭魚秦人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宋皇瑗帥師取郟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曲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吳入郟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園

春秋明經目錄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春秋明經目錄終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于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于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謂天子在是諸侯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

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于成宗肆覲東后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既東周網解紐歸枋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東楚而二雅之音變為國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竊夷備夏寇賊姦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之勳

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于踐土乎縱自輕也柰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然而君雖夫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為龍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于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三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僂力以不隕隊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寅畏任賢脩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為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

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嘗攷之

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于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郿大無麥未減孫辰告糴于齊新廼廐

諸侯興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于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妾與築郿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實至于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于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廼廐何其輕慢

國本至于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
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云云古之為國
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築空民勤于食則
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後也三年耕必餘一
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嘗在位二十八年而
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為無
損以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築郕之二未畢而倉廩
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廩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
而若是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初作邑也城邑
所以禦暴非時與制不敢興也況於無故而築邑乎
公不視成之豐凶而有築郕之役不知其何為也

禦暴傷民則魯國無故苟無令德太行益門且不可恃
而况於鄙乎若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
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曰大顆粒不存之詞
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于齊以
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
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讓
夷何足為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
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
而新延廩夫延廩者法廩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飢歲民
食不給而馬廩是薪排此心也不至于牽獸而食人乎
故書新延廩于生糴之後所謂時詘舉贏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于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後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蟻多廢有蜚之災皆備于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 蝗生 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蝗饑饉國之災也皆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初稅畝之年蝗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

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方國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聖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蝗為變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有年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哉周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凶人為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蟲蝗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于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蝗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法之法與焉初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

而取之是為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懟之聲上聞于天而戾氣應之秋蟲之息冬蟪又生蟪者蝻之子也蝻蟪相繼于二時而致其有子遂至于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之春秋書年與饑饉于初稅畝之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行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之書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子集二時之德使恩視二子殞于非辜而過書之災哀勸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制不能施地執之刑鄰國不聞有水火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碯之臣矣則惟天能誅之耳夫中氣所感兩蝻而一旱一水而

兩饑宜也至于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稼菽麥黍稷種稷實穎實粟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于蟪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于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于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于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貳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弒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卻缺帥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

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役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養一指則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弒君告于諸侯已及暮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卿授鉞鞞鞅鞞出自絳都意其事之在齊也既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于淮西之竟諸侯不無感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巒荆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

蔡侯泥首受罪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
苟以此衆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
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侯之會于扈名為討
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卻
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于
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既盟
然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為
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
於伐蔡而書帥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
畧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貳之功不
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嗚呼中國之

以制夷狄者

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有蔡何益哉厥後
遂習為常至于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為務而楚莊遂
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
之役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
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蔡之師于
齊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于盟扈之際則
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一取部大鼎于宋戊申
納于太廟

正樂用于別宮而非禮陳于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
傷魯之衰也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

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于妾
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郕大鼎
之賂取賂立賊而納于先君之廟豈不為已甚乎夫君
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魯
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
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
賂于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為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
所為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
惠公元妃孟子既入于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
媵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
子非隱之母安得為立宮乎至其樂舞之數則於別宮

不敢同於羣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蓋以為得禮
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宮哉今也
六羽獻于妾母之前而羣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
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
為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
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
謂周公而享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
于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
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而取
其賂器置于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
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亂臣賊子得志

而無忌憚至于此極哉春秋書取部大鼎于宋取者得
非其有之稱又書納于太廟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曰
以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之
官部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於
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為懼也因循
至于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
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于太
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
之紊既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々然於周公之前
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
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

魯史而作也夫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人君以不義勞民為可危故天應之災為可懼甚矣乖
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屈已以事齊今
又勞民以會齊而伐萊夫何義乎公既告至而國內大
旱庸非嗟怨之氣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書伐書至
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不
可誣也云云嘗謂善惡之事作于下而灾祥之應見于
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務農重穀為事
而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為其害莊公以峻宇雕牆為務
而一時之不雨即可以為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

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既獲罪于天矣况於即位以來
煩其兵役瀆其交際虛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天降
之灾宜矣齊為不道狡焉思啓封疆故為伐萊之舉其
所以召兵於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于平
州以後奴役于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衆往為之
役以伐無罪之萊外結讐于遠人而賈怨于百姓則是
行也寧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于先君之廟
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愁歎之聲怨
憤之氣上徹于天而灾氣為之應乎是故伐萊方至旱
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于滌之山川而不可沮非真僞
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耶是無

憂國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見棄乎夫矣宣公造
惡不悛而流毒于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
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
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天之示變亦不特
此也蝨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蠃生亦
非一端矣春秋備書之經然則為君而不仁不義者亦
可警矣故曰天灾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鄭伐許鄭伯伐許

諸侯之陵虐小國春秋狄之于前而爵之于後皆以著
其惡也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
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為許

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書
鄭伐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為惡已甚故稱國以狄
之所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
喪未踰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自鄭伯而不貶
所謂直書而罪自見兼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戎有忘
親之罪焉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嗚呼王澤竭伯
功浚小國之迫于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岳之胤
密邇于鄭之莊怙其詐力託為鬼神不逞之詞入其國
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尚以滅
國為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置逐其君置許叔
子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許之

名亦何異於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伯興
故得保其遺祀以俟他日鄭人蓋以許為俘邑久矣特
畏大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之
國鄭安得而虐之哉今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藉強
夷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已
之見陵於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
是施於葛爾之男邦乎是與夷狄之所行無以異矣春
秋狄之所以誅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沒悼公所宜改
惡從善以自新也奈何父喪甫葬遂以吉禮從金革之
事以肆其毒于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讎何
至伐之若是亟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于大國之怒不

智卒之交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于夷狄之大夫然則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于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著故必貶之而後見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葬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則其罪已明不必貶矣故曰惟明于屬詞比事之義斯得之矣大抵春秋之法既貶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虞也既於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苟吳之伐則直書之蓋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同矣雖然許獨無可議者乎苟能脩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乎一鄭而乃恃楚以為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禍而鄭遂有滅許之師而葉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焉嗚呼觀遠

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貳國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為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哉陳之成公背楚從晉而使袁僑聽命于雞澤之會可謂知所嚮矣至于哀公乃興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及夫于鄆有會諸侯方急于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是故書陳侯使袁僑如會見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也陳侯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夫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蓋

有取於成而深不滿於哀焉是故素僑如會而稱陳侯
之使致其志也圍頓而稱人貶也逃義曰逃之者匹夫
之事也由此觀之予奪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
三恪雖其國延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鄭猶未
至于陳也齊桓之伯陳無事于四鄰故獨倚齊以為安
桓公即世穆公首生厲階以倡于齊之軟則延盜入室
職陳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圍宛立則陳實自取
之耳尚賴晉文之興而踐土如會得以自拔于蠻夷之
行不幸而有靈公之禍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於楚亦
可哀已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
厭楚之暴而憐然改轍雖不能躬來聽命於壇坫之間

而素僑之使亦是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楚之
國一旦不召而束春秋能不與其出幽谷而遷喬木乎
彼楚也怒陳肯已則未敢聲兵來伐而姑使頓問陳者
何耶彼楚之暴其曲在已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為陳計
者修明德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鄰藁爾之頓亦何以伺
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思頓小于陳
而陳小于楚頓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公
嘗以頓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頓無乃履其覆轍乎
遂使楚人得以有詞于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
繼之以圍陳雖噬臍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
侯聽命始之以成而繼之以救未嘗頃刻而忘陳也今

又合諸侯于郟亦惟陳故之以苟能完守以老楚仗信
待晉猶可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肯先
君之成德棄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所
新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責之矣蓋嘗論
之春秋之時陳與蔡鄭皆困於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
數多在於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鄭之見伐始于侵蔡而
蔡之被圍由于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于我亦猶我之
見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于此是故陳人圍
頓獨加戢焉蓋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辯而書人焉其
敗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于郟以後而
陳遂終于侵楚悼公之志蓋自以得鄭為足矣晉人曰
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論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為可矜而不能拔陳於楚
則亦伯者之罪也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役民以疆私家而無以制陪臣之橫可見其出乎
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于影響也季孫
宿為政于魯無故役民以城費不過欲疆其私邑以弱
公室也豈意至于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
之有如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于
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為亦可
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

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幹弱枝之道而禁亂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費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嘗有疆場之虞也無故役民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孫宿之欲斷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仲之媚已而興版築之功君且不顧於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東土而龜蒙之竟如兩國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為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為魯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孫亦猶季孫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國卿動魯國之衆環而攻之則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為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

乎已者之反乎已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于襄公之時而又甚圍費于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終矣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何耶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殺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費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內叛但書圍則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按左氏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則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禁郎圍

交情睦于外而逸樂肆于內、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知望國之所以衰矣、夫國家閒暇、乃脩明政刑之時、而勞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晉侯即使士匄來聘、大國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繼來朝、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以新其國、乃役民以築廡、夫何為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終於不振而已矣、嘗觀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國內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幾也、赤棘有盟、而東昏于齊、戰鞏、幸勝而南辱于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

失子、韓穿之言、僕之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僞、如之讚、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慮者、亦云至矣、何獨無憤悱自強之心、車幸而晉悼新立、矯厲公之虐政、復文襄之故業、推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晉、至不暖席、而士匄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報禮於魯、惟恐或後、晉之待魯、豈非復昔日比矣、於是杞伯邾子之朝、頃領相望、自吳伐邾之歲、曹伯來朝、之後、諸侯不至、魯庭者十年、謂魯之不見重于大國也、今而驟來、庸非為晉重魯之故歟、大國來聘、而小國來朝、公之困辱至此、可少殺乎、則當居安思危、鑒已往之不逮、圖將來之日新、明德脩政、懷保小民、維其時矣、不此之圖

而槃樂傲怠如恐不及當農事之方歲役立民以築圃
園曰庶圃者養庶之所也虞山藪之利以奉耳目之娛
而不知國政已落三家之手雖有臺池苑圃其能獨樂
之哉春秋比而書之義自見矣厥後昭公之即位也魯
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晉九年而
仲孫糶如齊大國睦矣而郎圃築焉無乃效成公之尤
乎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築圃
未幾而周公之魯為季孫之魯矣他日定公亦築蛇淵
之圃于墮三都之日卒使聖人去魯而一變至道之國
終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叔孫有言曰無圃猶可無民何
為而魯之諸君不悟也哀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我盟于唐公至自唐
德不脩而懼外患者為可鄙身不正而結外交者為可
危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義也曾何會盟之足恃哉
蔡鄭與鄧為楚疆而懼則相與為會于鄧而不自省其
德之不脩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則往與
我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
鄧之會特書于經而于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
矣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聞蠻荆之來威矣未聞
私相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吾聞戎狄之
是膺矣未聞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况於時會發禁行
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同盟之法太史藏其約非

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鄭之為會于鄧不過謂我
之封竟密迤荆蠻而筭路繼縷之衆實蕃有徒惟我有
邦所當協比以為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未
為失也君子則曰惟德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七
十里無敵於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醜
德齊莫能相尚而徒以會聚為事陋矣哉三國之所
為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貶詞而鄙之之意自見于言
外矣若夫魯桓之及我盟于唐得無謂已得國本以不
義而狼子野心之種實處東郊我位新定所當修睦以
市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為不足責也君子則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甘心同惡

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乎此言此單反行欽至
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其初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
志其欲在魯終書至以志其卒而得歸而危之之憂
矣觀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焉則夷
夏盛衰之勢判矣嗚呼濫觴不塞必致于滔天之憂履
霜不謹無惑乎堅冰之至他日盟于齊而戰于泓次厥
貉而盟辰陵甚而至於問鼎於周室則楚之勢愈盛向
使蔡鄭之徒能思所以自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
侵濟西而為魯患阻燕貢而逐曹君極而至于敗劉康
公之師則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國無間可乘吾又知其
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憂國者盍亦以

禮義為尚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荆伐鄭會齊侯

宋公云同盟于幽

貳國背好以啓華夷之交外夷滑夏而速諸侯之從
伯此世道之所以變也夫夷狄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
列國之成為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棄
二鄆之好而間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
而荆亦伐鄭則華夷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啓之歟
荆既伐鄭而後于幽之盟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
成矣然則齊楚之爭者鄭也而成齊拒之伯者荆也
比事以觀豈不信哉抑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也其鄭之謂乎又曰為淵驅魚者獮也為叢驅雀者鷃
也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為郎之次其
年荆亦敗蔡于莘儼然有與君並興之勢矣越四年而
荆入蔡於是乎有二鄆之會諸侯之心蓋已凜、畏楚
而思倚齊以為安矣鄭何為者王帛之好方同而干戈
之念又起間諸侯之有事于鄭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
竟何名也是時宋方睦于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
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
幾而諸侯之師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伐鄭之為
謀疎矣不思既睽于齊而又取輕于楚遂使荆尸乘廣
之卒鳴鍾擊鼓公然問其緩告之罪而滎陽京櫟之間

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鄆之好則唇齒之勢方固
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啓華夷之交爭
也若夫齊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宋人
叛二鄆之役鄭又貳心屢會而不敢為盟知人心未
可以強一也及夫荆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及
我之慮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滕遠國若陳許
望國若魯無不皆來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相
與為盟且謂之同而無不從齊之同矣而使楚患未至
于鄭則桓公之伯烏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
諸侯之從也春秋書曰鄭人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
而書欠將平師也則伐鄭秋之也盟于幽而書同同

欲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予奪
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
哉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雖然吾於齊桓伐
鄭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
能請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鄭而
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於天下之
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役不問楚之僭王而問包
茅之不入蓋伯者之苟上大抵類此不然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外臣之來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

予奪之也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大夫仲孫之來名為省難高子之來名曰謀魯其受命而來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詞而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高子至則平魯難而定僖公使魯國賴之以安是仲孫不能直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故春秋一則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則美而稱子且曰來盟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為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國也

魯國有難齊其可以坐視之乎而況於盟幽之役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於是乎授之諸侯將何為耶天禍魯國莊公即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咎魯之臣子方將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脩廼職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孫來魯陽以省難為名而陰行窺覘之計伯主之義豈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則勸其君共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固將坐而待之乎雖有務寧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蓋其幸災養患之罪矣卒使巨姦稔惡無所忌憚而武闡之禍再作向使仲孫能勸桓公早為之所豈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

而止曰來則其來之無名可知矣閔公無祿魯國無君桓公又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異於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雖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其取魯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於是制其閫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魯難未已我是以有庶門吏門之城魯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協而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墜而齊侯獲存亡繼絕之名於天下嗚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謂大臣哉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且曰來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而合乎善

若仲孫之比矣或曰仲孫以省難來安知其陰行窺覘之計乎曰觀桓公之問曰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曰然則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貶乎曰仲孫雖不能勸君以討賊而亦未嘗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不足若加疑焉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將何以罪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曰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夫豈可以苟言哉

晉人執虞公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為利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貪辟馬之賂而

從晉以滅虢號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
言以衆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為上公而晉人
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
為貪利者之戒矣夫虞太王之昭也晉於是乎滅虞矣
則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耶蓋滅者亡國之善
詞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壤地
褊小困於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其有以致之則書
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弦黃之類是也若夫虞公
則異於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
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邪說而違忠言譬馬
既人而滅號之師遂起不忍下陽滅而號不能為號號

滅而虞不能以為虞軸車相依唇亡齒寒宮之奇言之
矣而不聽是愛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視同姓之親不
如屈產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
千乘之君而身為獨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晉
人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蘊於晉久矣虞
公之死命制于晉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
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利之能亡人國
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其如虞公矣或曰晉之於虞同姓也衛侯燬
滅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後木滅何耶曰滅人
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先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

以虞晉滅之為文晉之罪已見矣今又執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晉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為無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怒晉矣若夫滅同姓之惡復何待於貶耶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于乘勢以為利尤有所不當為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書伐書圍是罪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鄆書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孫矣莒固不義而魯亦豈為義哉春秋比而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脩怨

之罪也凡書伐者皆惡其擅兵以為暴也伐而圍人之邑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紛也救而遂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為罪矣是故魯憂之季氏強臣我而圍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為魯憂之季氏強臣因救也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矣嗚呼龍旂承祀奄有龜蒙魯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時惟齊倚其舅甥之故而轉為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秦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執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于鄆之後季友敗其師而俘其卿莒人不敢報也僖公屈于莒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

盟封竟之間雖得無事而辱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貪功徇利以啓爭端莒猶未敢致報畏魯之有齊煖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鄆以為私卒致莒人滅鄆而侏儒有狐給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為人所料而莒始敢稱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圍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間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興戈矛今又伐我而圍其邑莒之罪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諸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莒圍解振旅以歸復命可矣乃乘時而遂入鄆無乃怒蹊田而奪之乎乎尤而效之其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細故也其患豈直伐我東鄆而已哉春秋書莒人伐我

東鄆圍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繼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帥師救台可也而遂入鄆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矣故嘗論之莒魯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於季孫厥後乘亂取鄆者季孫也而叔務當其討伐莒而取鄆者又季孫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蓋權輿于救台入鄆之舉矣故曰莒患不足為憂也而大夫之患深可為魯憂也詎不信哉

衛人立晉

為臣而擅置其君為子而專有其國則皆得罪於王法矣夫春秋為正名分而作也衛有州吁之亂賊既討矣其國人不請于天王而立晉是擅置其君也晉雖諸侯

之子無王命而遂立焉是專有其國也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則衛人與晉之罪皆無所逃矣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必承國於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親必稟命于天子者所以正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於是乎在而可以私亂之乎衛州吁以廢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諸侯連兵欲定其位而衛人不以為君凡經八月而殺之于濮謂衛國之無人焉不可也柰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聖人之所深惜而特起衛人立晉之文也歟吾嘗觀衛人之殺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猶明也及觀衛人之立晉而傷春秋之時人心天理之壞亦自此始也

何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介先君之寵握百車之權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有宋魯陳蔡以為之黨其勢未易取也然而敢即圖之之使一往而陳人遂執以請蒞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謀而國人無不從諸侯無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猶明而若是夫柰之何討賊之後遽爾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先于天子視周室如無人焉則不顧先王之典而陷其君於無王之罪矣彼晉者宣公也縱不足責而石子賢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原乎無他狃於見聞之習而遂以為常也賢者而若是矣人心天理之壞可勝救乎觀衛人立晉之文繼于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後其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衛人書

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其君之罪也於晉絕其公
子言其內無所承也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也晉也既
立卒於不令以亂衛國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
終蓋亦必然之理矣或曰春秋書立君者二此年衛人
立晉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則指其立
之之人而此則言衛人何也蓋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
也朝不當立而獨尹氏立之也晉雖不當專有其國而
實當立故衛人之立晉特不請于王為可罪而非若尹
氏之私于子朝也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吁聖人之筆嚴
矣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陰陽之失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
秋常事不書惟異而後書之震電雨雪常有之物而以
為異何耶蓋周之三月乃夏時之正月陽氣未大發也
而大雨震電陽失節矣震電既發則雨雪不當復降越
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陽穉而陰復肆也陰陽之交失若
是安得不以為異乎天人一理有感則有其應觀春秋
之所書而隱公之失政可知云云愚嘗求之洪範庶徵
之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于福者也是故兩
暘燠寒風之若否由之而應於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罰
焉人君知之則遇災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
應復為感而災咎之來必矣是故震電者陽精之發而

雨雪者陰氣之凝震雷則發于燠雨雪則凝于寒不可
並行也隱公即位九年子茲不聞令政而多涼德以諸
侯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不撫庶民軍旅數興政權下
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當啓蟄之時而大
雨震雷陽氣之連已過于早矣雷電既發于癸酉之辰
而雨雪復作于庚辰之日陽不順令而動非其時故不
能勝陰之兆見矣故震電而曰大雨震電雨雪而又曰
大雨雪則皆非小變矣為隱公者蓋亦反躬而自省矣
德不脩歟政不舉歟讒邪之未去歟善人之弗用歟抑
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歟何上天降鑒之若是
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於災矣

公則藐乎無所敬也方且伐宋取邑會鄭入許揚揚然
自以為功而鍾巫之難作矣春秋所書雖然不言其應
而事應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
可以言春秋也抑嘗攷之于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在
冬者以夏時言之則雨雪冬所當有春秋法不當書而
况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兩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
周正紀事而書冬之為建酉戌亥之月無疑也此夏時
之正月則以震電雨雪兼作為異且又大而過常則皆
為不時矣嗚呼讀春秋者不以全經貫之而欲因一句
以求義安能得聖人之微意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大夫輕身以親浚事而專命以抗公侯春秋書之所以責其重以失已而又輕以失人也夫禮莫大於正名分過與不及皆罪矣而况於一出而兩失之乎今公子結以國卿之尊而下媵陳人之婦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既失已矣既而以大夫之卑而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是以所輕干乎禮之重又失人焉然則結之不知禮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惡之哉云云吾聞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視大夫猶以大夫而視公侯也其體之不敵猶堂陛之有級截然不可犯矣今公子結以諸侯之子為當國之卿固將任出謀發慮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縱一己之私情親媵婦之

浚事是謂以尊臨卑而亂上下之等威矣至於齊侯者太師之胤東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也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無乃以卑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婦是以冠而薦屨也以大夫而盟齊宋之君則舉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竟鄆衛地也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無遂事盟者有國之大權不稟于君而專之不可也然則此行也豈特失已失人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據事而直書之結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盤之好方講于秋至冬而三國之師至于西鄙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不伐之其公子結之謂

乎雖然魯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彼結之求盟其從其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國之君而輒從其所欲哉既盟而後伐之非矣厥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求盟而齊侯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却行父之請而况于堂堂伯主之尊乎嗚呼結不足責也吾獨深為齊桓惜之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

于婁林

伯謀不協而與國貳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齊桓之伯有始而無終也牡丘之後將以救徐而先為盟固可見其不協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舉大

功未立而自携貳將何以禦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敗於婁林中國之勢於是乎衰矣由此觀之非桓公不能敦不息之誠而至於斯歟云云嘗謂齊內以治外者善謀也慎終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進退未嘗不視諸華之疆弱而諸侯之向背又豈不由伯心之之思歟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鄭侵宋則合宋衛以致討荆伐鄭則率魯宋而往救分災討貳諸侯無闕故能壯中國之勢以服四夷召陵之功蔚為五伯之盛誠可嘉也使其嘗存是心不亦善乎柰何蔡丘既會震於遂生由是楚伐黃而不救仗次陘掎角之助反貽隊命亡氏之悲則桓公之不足以宗主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迹

山東之徐楚人何敢踰越險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則以不救黃而覘桓公之不能矣公能於此而振旅焉猶可及也柰何八國諸侯萃于牡丘則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間以拯徐人於焚溺而方且刑牲歃血以詔鬼神諸侯君實有之何辱盟焉則伯謀之不協可知矣使敵人得以忤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誰之咎耶大夫之救不聞有功而伐厲之師徒為黷武未幾而無役不從之宋遂敢致怨于伐厲從齊之曹借曰弱曹不顧齊矣不知牡丘之盟何為耶外憂未弭內志已睽俾好惡同之國翦為仇讎而不能禁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今不然矣中國之虛實在楚人目中矣於是荆尸燕廣之旅

逢合豕突以收徐于婁林則向日為齊取舒之人今亦無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餘年之切業一旦掃地豈不哀哉嘗因是而論之齊桓之伯業有係於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為盟主而伯業以成及其終也宋人背之以伐曹遂卒無以制楚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曷嘗倚人以為執哉譬之於水有本者其出無窮若夫蹄涔溝澮得雨而盈霽則涸矣嗚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願為之也夫

齊侯襲莒

六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夫兵以禦暴非所以為暴也而况以詭詐行之者乎齊為不

道乘莒人之不備而潛師以襲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
襲莒之文而專目齊侯則其包藏禍心之惡何所追哉
云云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待物且爾而况於人乎凡春秋書用兵皆在所惡然亦
有聲罪伐人而駐兵不戰以服之者矣未聞有以襲書
也彼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無故而加之兵已有陵弱
犯寡之罪况以陰謀闕計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
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齊莊背澶淵之會盟而助叛
臣以伐盟主不義甚矣入孟門取朝歌無損於晉也動
而無所以生守心於是襲莒之念興焉銜枚卧鼓出莒
人之不意自謂一鼓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謀之不遂

于之門傷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
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其齊侯光之謂矣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編此為特筆蓋用兵之中其罪為
尤甚者也而齊獨有焉他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兵而鄭罕達亦帥師取宋師于岳潛蹤密跡伺人之間
以相傾覆流而至于戰國殘民以逞若艾草菅然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興伐莒之師構
怨未已而不知禍盈惡積變起蕭牆未幾何時崔氏之
難作矣故曰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嗚呼若齊莊公者尚誰對哉抑嘗攷之于經凡特筆以
著其暴者多在于齊故在襄公則有遷紀邢鄆郟之舉

在桓公則有降鄆遷陽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嘗書滅國也而滅國亦自齊始發揚蹈厲之志以成從簡尚功之俗蓋其流風之未泯歟